

孔
子
家
語

王
肅
注

孔子家語序

王氏

鄭氏學、行五十載矣。自肅成童、始志於學、而學鄭氏學矣。然尋文賁實、考其上下、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然世未明其欺情、不謂其有駁前師、以見異於前人。乃慨然而嘆曰、予豈好難哉、予不得已也。聖人之門、方壅不通、孔氏之路、枳棘充焉、豈得不開而辟之哉。若無由之者、亦非予之罪也。是以撰經禮、申明其義、及朝論制度、皆據所見而言。孔子二十二世孫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書、昔相從學、頃還家方取已來、與予所論有若重規疊矩。昔仲由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言天喪斯文、故令已傳斯文於天也。今或者天未欲亂斯文、故令從予學、而予從猛得斯論以明、相與孔氏之無違也。斯皆聖人實事之論、而恐其將絕、故特為解、以貽好事之君子。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談者不知為誰、多妄為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子張衛人也、宗魯死、將往吊、孔子止焉。春秋外傳曰、昔堯臨民以五、說者曰、堯五載一巡狩、五載一巡狩、不得稱臨民以五也。經曰、五載一巡狩、此乃說舜之文、非說堯。孔子說論五帝、各道其異事、於舜云巡狩天下、五載一始、則堯之巡狩、年數未明。周十二歲一巡、寧可言周臨民十二乎。孔子曰、堯以火德王天下而尚黃、黃土德、五土之數、故曰臨民以五、此其義也。

孔子家語后序

吳郡黃 魯曾 撰

嗚呼至哉、孔子之文德而有是書也。孔子生於過曆、上不逮於文武、而為大行、中不親於成康、而為共和、而欲行其道、周流於齊楚蔡衛之邦、所遇者皆晏嬰子西之徒、未獲多契、於東魯本國、乃車秩廩仕、兩不辭焉、但相以攝而輕、會以兵而瀆、且有容璣之沮、懷寶之誚不一也。終與門人小子相明道以傳后世、是以孔氏獨多述作、自魯論齊論言之、又有家語、疑多鯉伋所記、并門人先后雜附之者、要之咸孔子之意也。故一典一事、莫非宗旨、一軌一物、莫非玄訓、信義美文、包二變於獨覺、禮樂刑政、斂四達於大鳴、何也、蓋孔子之道、傳者無幾、惟一貫發自聖思、卓爾闢於賢力、此數字可以忌言略授、可以絕口、粹昭而梗則廢、原得而支則舍。三墳五典、何必顯顯、八索九丘、何必優優、六經二論、何必諄諄、特以聖賢罕聞、而端參短列、睿心希觸、而冉閔續依、性天遐轍、高堅遠路、此所以必叢其辭、必繁其篇、譬之繫臂以妍珠、而珠存斯貴、帶腰以良玉、而玉在斯奇。此書雖若言之廣且曲、道則載焉、古人所謂載道之器、余敢以先歸諸。今考之藝文志有二十一卷、王肅所註、何乃至宋人梓傳者止十卷、已亡其大半。如由混簡錯襲、則又不可分析、比之王廣謀句解者、又止三卷。近何氏孟春所註、則卷雖盈於前本、而文多不齊。余頗惜王肅所註之少播於世、力求宋刻者而校仇之、僅得十之七八、雖宋刻亦有訛謬者也。然此書乃孔氏久成之典、余距孔氏一千五百餘年、序之、僭妄深矣、觀者勿以無取尤之。

孔子家語目次

卷第一

相魯 始誅 王言解 大嬖解 儒行解 閭禮 五儀解

卷第二

致思 三恕 好生

卷第三

觀周 弟子行 賢君 辯政

卷第四

六本 辯物 哀公問政

卷第五

顏回 子路初見 在厄 入官 困誓 五帝德

卷第六

五帝 執轡 本命解 論禮

卷第七

觀鄉射 郊問 五刑解 刑政 禮運

孔子家語 目次

卷第八

七八

冠頌

廟制

辯樂解

問玉

屈節解

卷第九

八七

七十二弟子解

本姓解

終記解

正論解

卷第十

一〇四

曲禮子貢問

曲禮子夏問

曲禮公西赤問

孔子家語

王肅注

卷第一

相魯第一

孔子初仕為中都宰

中都魯邑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如禮年五強弱異任任謂力作之事各男女別塗

路無拾遺器不雕偽

無文飾雕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聚土以不樹松柏行之一年而

西方之諸侯則焉

魯國在東故西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

已哉於是二年定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

五土之性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各得其宜

咸得厥所先時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

季平子逐昭公死干乾侯平子別而葬之既之不合近先公也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季桓子曰貶君

以彰己罪非禮也

桓子平子今合之所以撝夫子之不臣由司空為魯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姦民

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並出疆必

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至會所為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

會遇之禮禮揖讓而登獻酢既畢齊

使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

萊人齊人東夷雷鼓曰譟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兩君為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

裔邊裔夷秋俘軍所獲虜也言此三者何敢以兵亂兩君之好也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華夏中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

為不祥於德為儲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忤麾而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趨

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僇侮諸侯者罪應誅請右司馬速刑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慚色將

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魯大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梁丘據舊聞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作犧牛及象，嘉饗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若其不具，是用牝脾，牝脾之不成者，用牝脾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齊侯歸，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道教寡人，使得罪。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四邑鄆、郚、雒陰也，汶陽有汶陽之田，本魯界。

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卿大夫縣，家甲錯也。邑無百雉之城，高丈長丈曰雉，三堵曰雉。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

季氏宰仲由驟三都。叔孫不得意於季氏，因費宰公山弗擾率費人以襲魯。孔子以公與季孫叔孫孟孫入于費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及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勒士衆下伐之，費人北，遂驟三都之城。強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

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為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羊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於邑，不求有司，有司，司禮供求而有司存焉。皆如歸焉。言如歸家，無所之也。

始誅第二

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兩觀，闕名。尸於朝。三日，子

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醜謂非義五曰順非而譁。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撮聚其談說足以飾褒榮衆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士之為人虛僞亦聚黨也而韓非謂華士耕而後食鑿井而飲信其如此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是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孔子為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

狴獄牢也

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焉。季孫聞之，不悅曰：司

寇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有慎事，言必教而後刑也。庸用也，即就也。刑教皆當以義勿用以就快心之所安，當謹之自謂未有順事且陳道德以服之，以無刑殺而後為順也。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即廢之，又不可，而後以威懾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詩云：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毗輔也，俾使也。言師尹當毗輔天子使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今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何哉？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焉，何哉？陵遲故也。陵遲猶陵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王言解第二

孔子閒居，曾參侍。孔子曰：「參乎，今之君子，唯士與大夫之言可聞也。至於君子之言者，希也。於乎，吾以王言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曾子起，下席而對曰：「敢問何謂王之言？」孔子不應。曾子曰：「侍夫子之閒也，難對，是以敢問。」孔子又不應。曾子肅然而慄，撝衣而退，負席而立。有頃，孔子歎息，顧謂曾子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曰：「非敢以為足也，請因所聞而學焉。」子曰：「居，吾語汝。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雖有國之良馬，不以其道服乘之，不可以道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明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則必還師衽席之上。故曰：內修七教，而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不勞不費之謂明王，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政之不平，君之患也，令之不行，臣之罪也。若乃十一而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其時，而無征，關譏市鬲，皆不收賦。議呵也，謂賦稅古之法也。此則生財之路，而明王節之，何財之費乎？」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飾，此七教也。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則本正也。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人君先立仁於己，然後大夫忠而士信，民敦俗樸，璞，惡貌。男慤而女貞，六者，教之致也。布諸天下四方而不怨，納諸尋常之室而不塞，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則民之棄惡，如湯之灌雪焉。」曾子曰：「道則至矣，弟子不足以明之。」孔子曰：「參，以為姑止乎？又有焉。昔者明王之治民也，法必裂地以封之，分屬以理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而時考。」

之，進用賢良，退貶不肖，然則賢者悅而不肖者懼。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才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下之親上也，如父子之於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近者悅服，遠者來附，政之致也。夫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斯不遠之則也。周制，三百步為里，千步為井，三井而坪，坪三而矩。此說里數不可以言井，井自方里之名，疑此誤。五十里而都，封百里而有國，乃為福積資求焉。恤行者有亡，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賓。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亂。田獵置弋，置，施也。弋，射也。非以盈宮室也。徵斂百姓，非以盈府庫也。慘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言可覆，其迹可履。如飢而食，如渴而飲，民之信之，如寒暑之必驗。故視遠若邇，非道遠也。見明德也。是故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萬民懷其惠。此之謂明王之守。折衝千里之外者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民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曾子曰：敢問此義何謂。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又知其數，及其所在焉。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如此，則天下之民，名譽與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舉天下之至賢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乎愛人，智者莫大乎知賢，賢政者莫大乎官能。有士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供命而已矣。夫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是故誅其君而改其政，弔其民而不奪其財，故明王之政，猶時雨之降，降至則民悅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之謂選師衽席之上。言安妥而無憂。

則是成其親、為君而為其子也。孔子遂言曰：愛政而不能愛人，則不能成其身。不能成其身，則不能安其土。不能安其土，則不能樂天。天道也。公曰：敢問何能成身？孔子對曰：夫其行已不過乎物，謂之成身。不過乎，合天道也。公曰：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曰：貴其不已也。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而能久，不閉常通而能久言無極。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公曰：寡人且愚，言愚過。幸煩子之於心。欲煩孔子盡其心所能行也。孔子蹴然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親。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謂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如此言，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子及此言，是臣之福也。

儒行解第五

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請以重幣迎之。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孔子自阼階，孔子賓階升堂立侍。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逢掖大也。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隨其鄉也。丘未知其為儒服也。公曰：敢問儒行。孔子曰：略言之，則不能終其物，悉數之，則留僕未可以對。留久也。僕大僕若裁朝則正位掌賓相更衣之為久將使使之相代者也。哀公命席，孔子侍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席上之珍能敷陳先王之道以為政治。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力行仁義道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衣冠中動作順，其大讓如慢，慢簡也。小讓如僇，大則如威，小則如愧，難進而易退，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難，齊莊也。畏難也，其起坐恭敬，言必誠信，行必忠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其備預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而仁義以為土地，不求多積多文。

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情，有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財貨而不貪，淹之以樂好而不淫，劫之以衆而不懼，阻之以兵而不懼。阻難也，以兵為難。之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不再，言相毀，不窮極也。流言不極，流言相毀，不窮極也。不斷其威，莊也，不習其謀。其謀慮，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殺而不可辱。其居處不過，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徵辯，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干櫓也，戴仁而行，抱德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方丈曰堵，一堵，塞門。圭窾，華門。荆竹藩門也。圭，後可以出。蓬戶甕牖，以編蓬為戶，易衣而出，更相易衣而并日而食。并一日之糧，上答之，不敢以疑。疑貳事君也。蓬戶甕牖，破甕為牖也。不敢以諂。其為士有如此者。儒有今人以居，古人以嘗，權，以爲一食也。同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法若不逢世，上所不受，下所不推。詭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身可危也。其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猶竟信其志，乃不忘百姓之病也。起居猶動靜，終身不忘百姓。身雖危動靜猶其憂思有如此者。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必以和，優游以法。慕賢而容，毀方而瓦合。去己之大圭角，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避親，外舉不避怨。程功積事，不求厚祿。程，猶功也。言功功也。推賢達能，不望其報。君得其志，民賴其德，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澡身浴德，常自潔淨其身。陳言而伏，陳言於君，不望其報。靜言而正之，而上下不知也。默而聽之，又不急為也。言事君情辭因事而止之，則君不知默而聽之，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言不因勢，世治不輕，世亂不沮。不自沮，同己不與，異己不奪。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尚寬，底厲廉隅，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雖以分國，視之如錙銖。銖，八兩為錙。視之如錙，弗肯臣仕。其規為有如此者。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別則聞。

流言不信，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有如此者。夫溫良者，仁之本也。慎敬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作，動也。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儒有不隕穫於貧賤，隕，獲也。隕穫，憂悶不安之貌。不充詘於富貴。充，通也。詘，屈也。參攬之貌，不涸君王，不累長上，不觸有司，故曰儒。儒，閑疾言不爲君長所辱病儒者中之名。今人之名儒也，忘常以儒相詬疾。詬，辱也。詬哀公既得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敬，曰終歿吾世，弗敢復以儒爲戲矣。

問禮第十六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對曰：丘也鄙人，不足以知大禮也。公曰：吾子言焉。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以生者，禮爲大。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焉。非禮則無以辯君臣上下長幼之位焉。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婚姻親族疎數之交焉。是故君子此之爲尊敬，然後以其所能教順百姓，不廢其會節。所能，謂禮也。會，謂男女之會。節，謂親疎之節也。既有成事，而後治其文章黼黻，以別尊卑上下之等。其順之也，而後言其喪祭之紀。宗廟之序，品其犧牲，設其豕腊，修其歲時，以敬其祭祀。別其親疏，序其昭穆，而後宗族會醴，卽安其居，以綴恩義。卑其宮室，節其服御，車不雕璫，器不彤鏤，食不二味，心不淫志，以與萬民同利。古之明王行禮也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對曰：今之君子，好利無厭，淫行不倦，荒怠慢遊，固民是盡，以遂其心，以怨其政，忤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言苟求得當，其情欲而已。虐殺刑誅，不以其治。夫昔之用民者由前，用，上言。今之用民者由後，用，下言。是卽今之君子，莫能爲禮也。言偃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乎。孔子言：我欲觀夏，是故之杞。夏，后封於杞也。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於四時之正，正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殷后而不足徵也，吾得乾坤焉。乾坤，天地得天地，陰陽之書也。

義、夏時之等、吾以此觀之。夫禮、初也、始於飲食。太古之時、燔黍擘豚、古未有釜鬲、糲米、燔肉、汗罇、杯、飲、糞、桴、土鼓、鑿地為竈、猶可以致敬鬼神、神饗德不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高某復然後飲、腥、苴、孰、始死、含以珠貝、將葬、手飲之也、形體則降、魂氣則上、是謂天望而地藏也。魂氣升而在天、故生者南嚮、死者北首、皆從其初也、昔之王者、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掘地而居、謂之營窟、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絲麻、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範金、治金為器、合土、合和以為宮室、戶牖、以炮以燔、毛曰、炮、加以烹、以炙、之日、以為醴醕、醕、釀酒、治其絲麻、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故玄酒在室、玄酒、水也、言醴醕在戶、齊也、五齊二日、醴、醕、醒在堂、醒、釀酒在下、澄清、謂之酒在室、其酒也、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以降上神、天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祐、作其祝號、犧牲玉帛、祝辭、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熟其穀、言雖有所熟、猶有所越、席以坐、越席以坐、蕭蒲、疏布以褻、蕭、覆酒中也、衣其浣帛、練、染以醴醕、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嘉、善、然後退而合烹、合其烹熟之體、其大豕、牛、羊、體解其牲、實其簠簋、受黍稷、籩豆、籩、竹曰、簠、木曰、豆、祝以孝告、祝曰、孝子、報以慈告、報、傳、先祖是為大祥、祥、此禮之大成也、

五儀解第七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為治、敢問如何取之。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曰、然則章甫絢履、章甫、冠也、絢履、屨也、屨頭有鉤飾也、紳帶緇笏者、皆賢人也。紳、大帶、緇、黑也、孔子曰、不必然也。丘之所言、非此之謂也。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軒者、則志不在於食、君、軒、軒車、燕衣玄裳、燕、安也、辛菜也、斬衰、管菲、杖而黻弼者、則志不在於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謂此類也。公曰、善哉、盡此而已乎。孔

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之庸人？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格，法也。不擇賢以託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闇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其所執。此則庸人也。公曰：何謂士人？孔子曰：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率，猶行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必審其所謂。所謂者，謂言之要行不務多，必審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道之，得其行既由之，則若性命之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公曰：何謂君子？孔子曰：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怨，怒也。仁義在身而色無伐，無伐，色也。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而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此則君子也。油然而將，猶然不進之貌也。公曰：何謂賢人？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閑，法也。行中規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言滿天下，無口過也。道足以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本，身也。富則天下無怨，財，矩積也。古字亦或作此，故或誤不著草矣。施則天下不病貧。此則賢者也。公曰：何謂聖人？孔子曰：所謂聖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親者不識其鄰。此謂聖人也。鄰，以喻界畔也。公曰：善哉！非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此言也。雖然，寡人生於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若何？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則丘亦無所聞焉。君如此言，已為知之故。無所復言，謙以誘進哀公矣。公曰：非吾子，寡人無以啓其心。吾子言也。孔子曰：君子入廟，如右，登自阼階，仰視懷楸，俯察机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風興，正其衣冠，爽明也。昧明始平旦視朝，虛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于中寢，冥映中諸侯子孫往來為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亦可知矣。緬然長思，出於四門，周章遠望，親